

权威世界学术名著丛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宪章运动史

〔英〕R.G.甘米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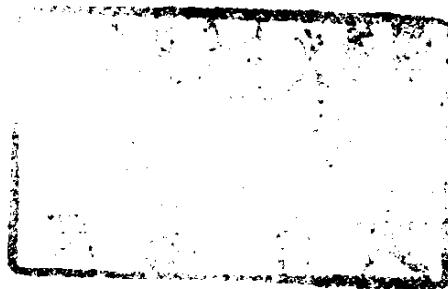
97048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宪章运动史

[英] R.G.甘米奇 著

苏公隽 译

张自谋 校



商务印书馆

199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宪章运动史

〔英〕R. G. 甘米奇 著

苏公隽 译

张自谋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207-X/K·495

1979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374千
印数 3 000册	印张 15 1/4 插页 5

(60克纸本) 定价: 18.00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2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年出版至3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年3月

出版说明

《宪章运动史》是一部记叙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为争取实现“人民宪章”而进行英勇斗争的著作。

英国宪章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的。到十九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已进入完成阶段，在三、四十年代，各主要工业部门都已采用了机器。拥有几千名甚至几万名工人的大工厂陆续出现。资本愈来愈集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日益残酷，因此，阶级斗争一天比一天尖锐。英国无产阶级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中，并未获得选举权及其他政治权利，辉格党执政后却颁布了“新贫民法”，对工人罢工和工会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加上1836至1837年间爆发的经济危机，终于使英国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不仅要进行经济斗争，还必须进行独立的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才能改善他们的贫困状况和屈辱地位。

1837年6月，在木匠洛维特领导下创立的“伦敦工人协会”拟订了一个关于争取普选权的纲领性文件，包含六点要求，以法案形式公布，命名为“人民宪章”。此后，为实现宪章内容的斗争就称为“宪章运动”。

宪章运动一开始，便获得了英国工人和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群众集会，有些地区参加者一次多达几十万^e人。工人们白天作工，夜间高举火炬游行和集会。1833年2月，宪章派在伦敦通过全国请愿书，掀起了签名运动的热潮。宪章运动声势日益浩大，不少地区发生罢工和暴动。到1841年，“全国宪章派协会”已有二百多个分会，散布在全国

各地。恩格斯曾称这个协会为“我们时代的第一个工人政党”。英国无产阶级自此便从过去自发地聚集起来进行诸如捣毁机器之类的斗争，发展到有明确政治纲领、政治要求的革命运动了。

然而，由于英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残酷镇压，由于宪章运动内部的两派分歧，工人贵族的阻挠与破坏，同时也由于1848年以后英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繁荣的时期，加上欧洲大陆各国革命相继失败的影响，因此，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宪章运动由盛而衰，最后归于失败。但在英国以至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宪章运动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为国际工人运动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先例。列宁称它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本书作者 R. G. 甘米奇 (1815—1888) 是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在 1838 至 1853 年间参加了宪章运动，并担任过“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直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当时的记载写成本书，对宪章运动的许多领导人物的身世及活动作了详尽的描述。他广泛引用他们的演说，而且对宪章运动的早期活动情况，刻划细致，记载详尽，弥觉可贵。作者夹叙夹议，文笔练达，并善于烘托气氛，在全书不少章节中，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场面和群情激昂的图景，因此，宪章运动尽管距今已相隔一百多年，但在作者笔下，当时轰轰烈烈的情景跃然纸上，使人感到历历如在眼前。另一方面，作者对宪章派内部矛盾的阶级根源缺少分析，对宪章运动各流派间的斗争的描述不够客观，尤其对奥康纳的评价显得偏激。尽管如此，本书仍不失为一部比较系统而有代表性的著作，它对于我国读者了解和研究英国宪章运动史和国际工人运动史，是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所附地图一幅，是我们根据《英国政治史》第 11 卷书后所附地图绘制的。

引 言

一个自认有权享受公众一部分重视的作家，应当对他发表任何一部专著的目的作出清晰明确的说明；而为了避免人们对目前这部著作的目的产生误解，自应简短扼要地说明一下。宪章运动不论是好是坏，多年来一直受到公众的很大关注。我时常痛心地看着，不论是拥护还是反对宪章主义的作家们，在发表有关宪章运动的观点时，却为党派的偏见所左右，而不尊重公正的事实。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因为只有严格坚持公正无私的态度，方有可能形成稳妥健全的见解。因此，本书的目的在于弥补这个显著的缺陷。宪章运动以具有许多优点著称，看不到这一点是愚蠢的，而且对于在运动中肩负重大责任的人们亦不公道。何况我们无权曲解广大同胞的见解和行动，甚至也不应当轻蔑地缄默不谈，不论那些见解和行动正确与否。如果采取上述作法，其结果往往十分公道地使那些作家自食其果，而不论他们是具有多大的影响。至于宪章主义是否是一个符合实际的真理，它的原则是否经得起审查的考验而仍然完整无缺，姑且不谈，但它必然具有能够使它存在的某种重要基础；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将毫不犹豫地仔细研究那个基础。这样，如果它的基础是健全有益的，可能准备承认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正义的；另一方面，如果它的基础是腐朽有害的，则可能指出这种腐朽性并消除伴随而来的错误。如果说宪章主义有其优点，那么它同时也令人十分痛心显示出这个运动中也掺杂着不少愚蠢的行动。它有优点，又有缺点；尽管我们很想原谅它的缺点，但如果我们对此不予正视，或不给予必要的

纠正，我们将忽视我们对真理的事业应尽的责任。

本书虽然主要是记述事件以及参与这些事件的人物，而不是对它们进行评论，但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随时会提出一些看来是必要的论断，因为一个历史家不应当仅仅记载人们的行动，而且应当对这些行动的根源以及完成这些行动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坦率的想法。

作者对宪章运动杰出的倡导者们的行为和品格所作的一些谴责，很可能会引起他们更忠实的崇拜者的反感，但是既然这方面存在着如此不同的观点和见解，这种情况也是难免。我很不愿意引起不必要的痛苦，但是如果我卑屈地迎合那些在我看来不应称道的偏见，那我也会引以为耻。我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不论争论的是什么问题，我一定站在真理一边。

读者将看到，关于领导人物的传略及评介与其他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将成为本书的一个相当有益而有趣的特点。据作者所知，在此以前，甚至从未有人试图撰写一部宪章主义的专史。这是写作本书的另一个充足的理由；作者希望，他的努力不论多么微不足道，也不致被人们认为不应在我国历史与政治文献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R. G. 甘米奇

1854年

目 录

第一章.....	1
贵族——中产阶级——新议会——激进派议员—— 工人协会——地方协会——宪章印发给地方各郡 ——社会问题	
第二章.....	11
战役开始——亨利·文森特——工业区的民主运动 ——费格斯·奥康纳和爱尔兰派——英格兰北部和 苏格兰——民主报刊——示威——格拉斯哥的示威 ——泰因河畔的集会——约翰·泰勒医生——乔治· 朱利安·哈尼——罗伯特·洛厄里——达勒姆郡 ——詹姆斯·威廉斯和乔治·宾斯——英格兰中部	
第三章.....	45
运动的进展——伯明翰集会——宪章运动在伦敦 ——议会广场的集会——民主协会——约克郡和兰 开夏郡——理查德·奥斯勒——约瑟夫·雷纳·斯 蒂芬斯牧师——斯蒂芬斯的演说——斯蒂芬斯的讲 道——斯蒂芬斯和济贫法——克索尔猎场的示威 ——约翰·菲尔登——皮普草地的示威——理查 德·马斯登——彼得·布西——彼得·墨里·麦克 道尔——英格兰西部——约翰·弗罗斯特——查尔 斯·琼斯	
第四章.....	79

詹姆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英格兰西部——
运动的扩展——道义力量与暴力

第五章.....96

全国请愿书——政府、报刊和民主主义者——火炬
集会——开始敌对行动——斯蒂芬斯被捕——斯蒂
芬斯在治安官面前——公众同情斯蒂芬斯——反谷
物法联盟——自由贸易的运动——宪章派反对自由
贸易

第六章..... 115

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举行的群众集会——布朗和
富塞尔在伯明翰被捕——代表大会复会

第七章..... 143

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泰勒医生在伯明翰被捕
——洛维特和柯林斯被捕——格斯特和哈尼被捕
——烧毁财物——奥布赖恩就伯明翰的暴动发表演
说——群情激愤的集会——请愿书在下院——全国
代表大会在伦敦复会——神圣月——迫害更加严重
——纽卡斯尔大逮捕——约翰·法伊夫前一时期的
演说——放弃神圣月——各地方的审判——泰勒医
生和哈尼在北部——拟议中的新的代表大会

第八章..... 175

威尔士起义——进攻新港——弗劳斯特、威廉斯和
琼斯被捕——对被告不利的努力——弗罗斯特受
审——威廉斯受审——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被
判死刑——减刑——弗罗斯特给他妻子的信——伦
敦的逮捕——在谢菲尔德和布雷德福的逮捕——奥
布赖恩等人在纽卡斯尔受审——谢菲尔德宪章运动

者受审——费格斯·奥康纳受审——布雷德福和谢菲尔的宪章运动者被判徒刑——奥布赖恩等人在利物浦受审——利物浦巡回法庭的宣判——其他审判和宣判——泰勒医生去世——审判对宪章刊物的影响

第九章..... 199

鼓动工作的复活——宪章运动领袖们获释——全国宪章协会——柯林斯在伯明翰受到欢迎——为约翰·柯林斯和威廉·洛维特所设的盛宴——麦克道尔医生获释——格拉斯哥和纽卡斯尔的示威游行——厄克特攻击帕默尔斯顿勋爵——利兹的盛大示威游行——1841年的大选——宪章派和大选——洛维特和柯林斯的组织计划——求知、戒酒和信教宪章主义——奥康纳和奥布赖恩的获释——斯特奇在伯明翰召开协商会议——奥康纳攻击斯特奇的协商会议——奥康纳诋毁奥布赖恩——托马斯·库珀——库珀在莱斯特——奥布赖恩在莱斯特——奥布赖恩在莱斯特受到库珀的攻击——库珀在莱斯特的恶作剧——奥布赖恩创办报刊——文森特和谷物法的废除——为实现宪章而呈递的又一份请愿书——邓库姆呈递第二请愿书——一批新的宪章演说家——霍尔贝里在约克监狱中罹病身亡——霍尔贝里安葬之日的示威游行——哈尼在霍尔贝里墓前的悼词——宪章派和反谷物法联盟——1842年工厂区的贫苦状况——曼彻斯特代表会议——协会宣言——1842年兰开夏的罢工——普雷斯顿的骚动——工厂区的激昂情绪

托马斯·库珀在斯塔福德郡——陶器产区的暴动——悬赏缉拿麦克道尔——库珀和埃利斯因纵火罪受审——怀特·琼斯等人受审——格尼男爵和琼斯的答辩——奥康纳等人在兰开斯特受审——库珀被判两年徒刑——阿宾吉勋爵对宪章派被告们的攻击——斯特奇的第二次协商会议——权利法案对人民宪章——协商会议的分裂——库珀每年改选一次的代表大会计划——奥康纳对待另一派领导人的态度——奥康纳的组织计划——奥康纳的土地计划——奥康纳和执行委员会——邓库姆和奥康纳游历北方——沙曼·克劳福德的阻挠议会议事的计划——考布登和奥康纳之间的公开辩论——请求释放宪章派罪犯的请愿书——北安普敦与弗罗斯特的获释——麦克道尔回到英国——甘米奇和曼彻斯特地方协会——奥布赖恩创办另一份报刊——奥康纳的土地计划遭到反对——宪章运动领袖们相互间的纷争——艾什顿指控奥康纳——奥康纳和新港暴动——奥康纳内心嫉妒弗罗斯特——领导人之间更加不和——奥布赖恩攻击奥康纳的土地计划——奥康纳和废除谷物法——《自杀者的炼狱》——库珀和利兹代表大会——库珀攻击奥康纳的土地计划——托马斯·库珀从协商会议中被清除出去——欧内斯特·琼斯——土地计划中的第一份地产正式开放——1847年大选时的宪章派候选人——奥康纳在诺丁汉当选——塞缪尔·基德——报刊与土地计划——奥康纳在曼彻斯特为本人的计划辩护——奥康纳的财政状

况——“大公无私的公众裁决”

第十一章..... 316

民主主义的欧洲——1848年的法国革命——宪章派和法兰西共和国——G. W. M. 雷诺兹——格拉斯哥的暴动——肯宁顿公地的群众集会——地方各郡的群众集会——拥护请愿书的群众集会——欧内斯特·琼斯的演说——地方各郡的群众集会——1848年4月4日全国宪章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代表大会和请愿书——议会和游行队伍——代表大会和请愿书——奥布赖恩退出代表大会——军事准备——肯宁顿公地的群众集会——放弃游行——请愿书送达下院——请愿书在议会中——代表大会和请愿书的签名者——各地拥护代表大会的群众集会——代表大会复会——奥康纳在曼彻斯特——地方各郡的群众集会——国民议会

第十二章..... 359

奥康纳的势力日益衰落——米契尔被流放国外——约克郡的演习——国民议会——欧内斯特·琼斯等人的处分——大批人被捕——在约克郡的审判——伦敦的审判——一个密告者的品格——卡费等人被判终生流放国外——费格斯·奥康纳在被告们受审时的态度——切斯特和利物浦的审判——约克郡的审判——奥康纳和朱利安·哈尼——1848年的宪章派报刊——1849年的休姆派与宪章派——奥康纳有关宪章的动议遭到挫败——亨利·赫瑟林顿去世——首都代表会议——全国改革联盟——宪章运动领袖们相互间的不满情绪——雷诺兹的报刊发行——欧

内斯特·琼斯在地方各郡——使各民主团体合并的
尝试——执行委员会和奥康纳之间的倾轧——新执
行委员会的选举

第十三章..... 391

宪章运动领导人之间的不和——欧内斯特·琼斯的
卑鄙行为——琼斯以小说体裁攻击奥康纳——1851
年协商会议在曼彻斯特召开——执行委员会及其对
哈尼的攻击——1851年伦敦的全体代表大会——奥
康纳精神失常——奥康纳土地公司的业务情况——
雷诺兹退出执行委员会——科苏特莅临英国——宪
章派和拿破仑三世——1852年执行委员会的内部纷
争——新的领袖欧内斯特·琼斯——欧内斯特·琼
斯和合作商店——琼斯和哈尼间的争执——《自由
明星》和《人民报》

第十四章..... 420

1852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协商会议——R.G. 甘米
奇——新旧执行委员会——费格斯·奥康纳被送进
疯人院——欧内斯特·琼斯在哈利法克斯竞选——
琼斯和《人民报》的经营管理——琼斯和甘米奇的演
讲旅行——劳工议会——欧内斯特·琼斯和甘米奇
——琼斯反对甘米奇——1854年的宪章运动及其领
袖人物——《人民报》——结束语

附录一 赖德和库珀的来信..... 439

附录二 人民宪章..... 446

附录三 兰开斯特的审判..... 458

索引..... 460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大不列颠各郡位置示意图..... 474 之后

第一章

贵族

社会上每一阶级都有它独特的主义和偏见，而且对它们珍护 1 甚于一切。贵族以自己出身高贵而自豪，在这种高贵思想的基础上，他们建立起独有的特权，小心翼翼地尽力维护这种特权。除了社会上为他们提供必需品和享乐条件时以外，他们一向爱好的做法是，对一般社会采取远离的态度。在这种出身高贵的幻觉下，他们尽力防护自己不被“下层社会”玷污，直到由于挥霍无度不得不联合平民家族，这些家族由于积极从事工商贸易，已变得比他们更富有了。工商贸易的范围愈是扩大，英国贵族的没落趋势也就愈加明显；在我们几乎完全不依靠贸易而只仰给于土地物产的时代，正因为贵族拥有土地，他们的权力几乎是绝对的，即使在工商贸易大大发展的时期，也要在很久以后，这种权力才开始显著地下降。

但是近代的文明已经使各个阶级的相对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财富就是权力，这已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事实，而且这种权力，在它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个威胁，要把贵族阶层幻想中所存在的一切尊荣吞并过来。到十八世纪末叶，这种权力已经开始占有很大的地位。它一天天地扩大，而且每年都大大地增加了它的分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享有爵位的阶级惊惶失措，他们好象一只正在沉没的船上的水手一样，想用一切办法使 2 自己免于被那个威胁要吞噬欧洲各国贵族的波涛汹涌的大海所淹没。在他们看来，对法国共和党人发动一次歼灭战，才是挽救他们自己的唯一出路，否则他们无法摆脱一个不可避免的厄运。于是，

他们不惜用鲜血或资财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主动投入了有产阶级的怀抱。凡是拥有军事财力的人们都被他们劝说提供一臂之助，以期压倒民主革新的潮流；拿破仑煊赫一时、但是遍地腥膻、野心勃勃的政治历程一旦告终，人们就发现我们国家背上了大约八、九亿镑的债务，这副重担就是那一代和后几代人为了恢复正统和世袭特权所偿付的代价。这样，贵族不惜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来支撑他们摇摇欲坠的权力，而有产阶级便成为他们希望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不难想象，中产阶级在支持没落的贵族统治方面既然是必不可少，他们决不会甘心长期处于政治特权之外；因此时隔不久，便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意愿，要从他们在危难时期曾经那么大力效劳的人们那里分得一部分权力。在这以前，立法权几乎完全由贵族独揽，他们紧紧抓在手里，毫不放松。贵族院完全是他们自己的私有物，在它和下院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着多大的区别，因为下院是在贵族的恩赐下选出来的；在大多数的问题上，两院间保持着深挚的同情，它们恰当地认为彼此都是同一棵树上的分枝。可是，由于工商业发展的结果，中产阶级的重要地位正日益上升，到了最后，那阵和风——它吹到上层阶级耳中就成了可怕的名词“改革”——一变而为喧嚣扰攘的怒吼，仿佛要从根本上动摇贵族权力似的。

中产阶级自知单靠自己的力量还嫌不足，曾乞援于千百万劳动人民，这两个阶级结合在一起，使一切可以利用的场所都对当时流行的要求改革的声音彼呼此应。报刊上开始连篇累牍地登载演说词和论文，竭力主张实行更广泛的代表权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为了支持这项大声疾呼的要求，斯温上尉^①曾在几个重大城镇大显身手；这场毁灭性的斗争虽然使一部分参加者因违法行为

^① 一个虚拟人物的名字。1830—33年间，英国农民为了保障自己就业，反对使用脱粒机，往往以斯温上尉的名义写信给使用脱粒机的人进行恫吓。——译者

而受到惩处,但这些行动毕竟加速了中产阶级统治的来临,到了最后,军队中的不满迹象使他们如愿以偿。在举国殷切期望与群情激昂的气氛中,选举法修正法案经过几次否决以后,终于在两院获得了通过,并经国王批准。这样,中产阶级的宪章就制定了。贵族利用中产阶级的支持来粉碎民主主义,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对一种终久将把他们压得粉碎的力量承担着义务。这样,享有特权的专制政权往往在刚跨过了一个墓穴后,却发现就在眼前咫尺之处还有一个墓穴。³

然而,中产阶级之所以能顺利地赢得人民群众的合作,是由于曾向他们许诺过一些重大利益;而群众本身也在指望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但他们极易被人诱离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中产阶级劝他们暂时放弃比较广泛的要求,以便最后能更有效地获得它们。中产阶级说,“支援我们来实现修正法案吧,我们一旦有了选举权,就会利用我们的权力来协助你们取得你们的权利。”每当工人阶级敢于对人民主权这个更广泛的问题提出意见时,这就是对他们所作的千篇一律的诺言。这个诺言比较容易令人相信,因为当时他们心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想法,认为两个阶级的利害关系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们推想,一个阶级是不会有意识欺骗另一个阶级的;他们决没有料到会背信弃义,因为他们断难设想这种可能出现的事件的目的何在。两个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极大悬殊完全被忽视了;他们思想上存在着一种混乱的概念,认为中产阶级议会可能有把握通过的有关调整税率和一些其他法案就是他们奋斗的主要目标。因此,有人只要自称为改革家或自由主义者,在一些琐碎的问题上任意说几句含糊笼统的话,就会博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其效力竟象他就要把他们引入人间天堂似的。政治改革、厉行节约、保持和平、教会改革、市政改革、对爱尔兰人民主持公道,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口号;这一切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贫民阶级很少加

以研究，但他们对盟友的诚意始终是深信不疑的；他们以迷惘的眼光憧憬着未来生活的改善，至于改善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他们从不费心去调查，因此也不理解。

4 新兴的中产阶级选民使改革家们在下院中赢得了巨大的多数，在这个多数党的身上，全国人民倾注着他们的希望。但是，为时不久，所有原来建筑在空中的那些宏伟壮丽的楼阁都无影无踪了。对爱尔兰人民主持公道的法案可以用国王的一篇演讲词作为例证，他竟建议通过一项严峻的高压法案来解救那个遭受苦难和创伤的国家。甚至奥康内尔那样一个辉格党的盟友，对女王演说中的一段也不得不用“血腥”一词来痛加抨击，并以同样率直的语气，谴责他的盟友们为“卑鄙、残酷、血腥的辉格党员”。然而，尽管这位伟大的鼓动家及其爱尔兰支持者们给予有力的抨击，法案仍然提到议会，并以压倒的多数获得通过。此事正是发生在制定选举法修正法案的后一年。

辉格党关于厉行节约的主张，不久便在提出修正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项法案中有关济贫部分时得到了证实。法案起草人并不隐讳他们的意图。马尔萨斯的这些信徒明确表示，法案的目的是要使贫民靠更粗粝的食物过活；为了证明这是他们的目的，布鲁厄姆勋爵竭力主张，凡是工资不多的各个劳动人民阶层应当及早积聚充足的资财，以便在晚年自维生计。对这种标新立异的主张抨击得最有力的，是那位不朽的威廉·科贝特，他用言语和文字给予猛烈的批判，对法案的每一条款，在原则上都投票反对。议会中另有一些人大力支持贫民事业，但在下院中的一切反对并未奏效，法案终于制定了。议会假借改革和自由的美名，废除了教区组织，使贫民救济事业听从三人小组的旨意，而该小组却完全不受纳税人的丝毫节制。

时隔不久，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对于对爱尔兰教会在宗教

和文化方面的不名誉做法进行了改革。他们在尝试失败以后，引咎辞职，继任者是罗伯特·皮尔爵士及其政党。这位尊敬的男爵享受尊荣不到几个月，辉格党重新上台，这时他们已抛弃了先前引以辞职的那个原则。由于害怕激起民众的公愤，政府和议会采取了一些权宜措施；事实很明显，改组后的下院只在不断地维护罪恶方面才是有力量的。这就是上当受骗的人民曾寄予满腔希望的议会啊。

不过，在那个腐败下院的议员中，也有几个人比绝大多数议员 5 更多地表白了自己的民主主义倾向。在这个小派别中居首要地位的是约翰·阿瑟·罗巴克，与他携手合作的有约翰·坦普尔·利德、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汤普森上校、托马斯·韦克利、沙曼·克劳福德、约瑟夫·休姆、鲍林博士和丹尼尔·奥康内尔。这些人和另外几个议员形成了下院的极端派；在群众的问题上，他们确实往往敢于大胆发言，与辉格党人及其赞助者平淡无味的演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把代表选举制修正案列为经常讨论的议题，虽然从来没人提出任何体现他们宗旨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法案。他们中间有人在下院倡议选举权问题，有人倡议无记名投票法，有人倡议议会任期，而有人又倡议财产资格限制。

激进派最勇敢的行动是在现任女王登基后召开的第一届议会会议开幕时采取的，但到这时，罗巴克等人已在普选中被剥夺了席位。当将那份致女王演说的答词提出来讨论时，韦克利先生提出一个修正案，即在答词中增加一节，内容是向女王表明，该院一有机会，即开始考虑通过法案，使人民享有更大的代表权，例如扩大选举权，采取无记名投票法，缩短议会任期。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附议这个修正案。约翰·拉塞尔勋爵代表政府对修正案进行最坚决的反对。而且，就在这次会议上，这位尊贵的勋爵发表了他著名的最后宣言。罗伯特·皮尔爵士同样也表示决心，反对任何进

一步的民主改革。奥康内尔吃里爬外，给政府投了赞同票。另有一事也值得一提：后来被封为男爵的亨利·沃德先生却投票赞同修正案。表决时，只有二十二名议员，包括点票员在内，赞同改革，绝大多数议员投票反对。

在这以前不久，一个团体在首都成立了，取的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名称——工人协会。它的会名虽然没有表明任何政治倾向，但它的主要目标却是为人民争取一份应得的代表权。协会对劳动阶
6 级的势力显得非常珍视，因而不让本阶级以外的任何人对它的事务有发言权。凡属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士，可以被接受为名誉会员，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协会企图利用集会、宴会和印发的演说词来引起全国对议会改革问题的注意。约翰·拉塞尔勋爵的最后宣言使议会中人数不多的激进分子在议会之外有了地位。他们常被邀请参加上述集会和宴会；在他们和协会之间终于建立了正常的联系。

一个委员会被选派出来了，部分成员是议员，另一部分是协会会员，其任务是把他们的意见拟成一项法案，以备将来提交群众集会；法案包含六大要点。这六点是：成年男子普选权，议会每年举行一次改选，无记名投票法，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当选的议员支給薪俸，平均分配选举区域。他们将这项法案称作《人民宪章》。在为了发动这个新的运动而举行的第一次群众集会上，几位激进派议员出席了，并支持了集会的决议。他们也许决没有想到，相当多的舆论竟会支持他们，因为正当这种舆论逐渐加强时，他们的激进情绪却在消沉下去。对这些人物过去的和现在的立场稍加观察，也许不无教益。将宪章递交协会秘书的正是奥康内尔，当时他曾大声说道：“洛维特，这是你们的宪章，为它进行鼓动吧，不达到全部目标，誓不罢休！”然而曾几何时，就是这个奥康内尔，竟又不遗余力地否定这个运动，继续不断地对它进行恶意的

攻击,至死方休。鲍林博士后来接受了政府中一个安闲的官职,在这以前,他对先前所信奉的主义早已变得默不吭声了。以前曾一度激进的沃德先生接受了爱奥尼亚群岛总督职务,一变而为残暴凶狠的恶魔,仅次于那个遭到万世咒骂的海瑙^①。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已在现任的联合政府中充任阁员,他目前仍保持着的一点民主主义是性质最温和的一种:他现在发表的一些优美细腻的演说与他以前曾在下院引起人们叫喊“安静! 安静!”的激烈言论,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对照。约翰·阿瑟·罗巴克几年来一直在谋求一官半职,虽仍在议会中保留席位,但在懊丧失意的压力下,几乎已脱离政治生涯。约翰·坦普尔·利德在政界很快地沦入默默无闻的地位,远离祖国前往一个更安适的地方。韦克利也从政界退隐了。沙曼·克劳福德——他们中间最坚定的一员——在上次大选中丧失了席位。汤普森上校晚年变得象布鲁厄姆那样反复无常,简直难以信任;约瑟夫·休姆的民主思想竟然表现为乐于发表长篇大论,抨击报刊,只因它们十分激烈地谴责大陆上暴君们的所作所为。这就是往日为人民群众而进行战斗的那些人物的现况。毫无疑问,粗略地观察一下上述情况,就足以教育人民,在通往提高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道路上,他们必须依靠自己。

在发起宪章运动前不久,首都的协会已经派遣宣传员前往各地,目的是要按照它本身的模式,建立地方协会。从事这种准备工作的主要代表是亨利·赫瑟林顿。为了完成这项使命,也许没有比他更适当的人选了,因为他的名望足以吸引所有最重要的激进改革家前来参加。赫瑟林顿不是一个能用雄辩的口才来打动群众的杰出演说家。激发人们的热情所需的必要条件,他具备不多。对于感情易于冲动的人们来说,他不是一个理想的人物,因为在他

① 海瑙(Haynau, 1786—1853),奥地利将军。——译者

们身上，稳健的论据不产生作用，但他们的心灵深处却会被激烈的演说所感动；另一方面，对于有理智、有思想的人们，他却能适应。一般说来，正是后一类型的人们成为他的听众。他的使命不是发展新会员，而是巩固原有的会员。他每到一个城镇去访问，都会找到这样的会员。

在报刊拒贴印花的伟大斗争中，他曾大露头角，事实上几次被政府提起公诉，因而使他的名字在激进派成员中家喻户晓。他具有顽强不屈的勇气和坚定不移的毅力，不顾迫害，蔑视《印花税条例》为废纸一张，这使他赢得了声誉，将劳动阶级中为数可观的比较先进的分子聚集在他的周围，有时甚至数以百计。他的粗略而有力的逻辑使每个人树立了信心，而他不加渲染的基本上英国式的幽默，又为他的说理增添了令人愉快的情趣。他的集会多半在室内举行：事实上，从各种原因看来，任何其他地点都是不适宜的。他的任务执行得很好：协会的数目迅速增加了。当然，有时协会刚成立时，会员只有十余人，但就是这么多人也逐渐发展为很大的团体，很有希望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不小的影响。在有些成立了协会的城镇中，议会议员们以尊重的态度答复它们的来信，有时还屈尊亲自参加它们的集会，以便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获得支持。不错，多数会员并非选民，但也有许多会员属于选民阶级；关心这些会员，被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以防万一会出现势均力敌、胜负难分的竞选局面。没有选举权的人，也不再被看作无足轻重只配受人鄙视的人了。这就是 1838 年工人协会的情况。

协会初创时虽然仅确定了有关民主政治的总原则，但宪章的各项细则一旦制定以后，宪章的样本立即被散发到全国各个激进团体。主要的原则既经同意，那么使它具体化的细则就不难获得普遍的赞同。长期以来，激进派一直被人指责为缺乏政治家的才能。在一些无可争辩的抽象原则方面，他们被认为是卓越的理论

家和理论的支持者，但他们使这些原则具体化的能力却遭到了否定。宪章的诞生证明了这种否定的说法全无根据。不论人们对这些原则本身可能持有什么见解，但这个文献却可能为法律界最博学的人士增添光荣。不错，它没有夹杂着多少法律术语，也不含有那些使我国的法律如此含混、而且引起法学家们费力思考的模棱两可的语言；但是，正因为它摆脱了这些，才能使它容易被一般人理解，从而提高了它的价值。

激进派又受到他们的反对者的指责，说他们对法律约束力的见解不够严正。宪章给违反条款者所规定的惩罚，足以表明这种谴责纯属无稽之谈，而且证实了它的创始人是极端重视公德的。这项法案获得了各地方协会的一致通过，但是说来奇怪，半激进派人士却开始抱怨说，大家本来可以同意的总原则受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细则的约束，并以此作为遁词，置身于运动之外。这样，不论采取什么路线，左右为难的激进派自觉担当不起这样一项任务：讨好他们的反对者和半心半意的朋友。如果放弃那些细则，他们就⁹被斥为单纯的理论家，做得太少。倘若采纳那些细则，他们又被斥为出力逾分。情况就是如此——将来也复如此——直到专制政权的最后丧钟敲响以后才结束了这种状况。

但是激进改革家们所瞩目的不仅是政治问题。他们确实重视各项政治改革，因为它们有抽象的公正原则，同时也因为这是改善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激进派演说家按照这个意义进行论证，他们的言论往往产生极大的效力。有人也许会提出疑问，大规模的人民政治运动是否有过没有其社会根源的。人类的主要物质目标在于取得社会享受的手段。如果保证他们取得这些手段，他们对抽象的政治理论便不大关心。主要教育群众重视政治权利的，是重大的社会罪恶的存在。这条真理已经一再得到了证实。在比较繁荣的时期，政海中简直看不出有什么波纹，但只要让

这种繁荣由一个灾难时期所接替，群众的不满情绪就会象大海怒涛那样猛烈地翻腾起伏，使政治机构的安宁受到威胁。群众注视着享有选举权的各个阶级，看到他们安享富裕舒适的生活，于是便把这种富裕的生活与他们贫穷的境遇进行对比。他们根据后果来追溯起因，难怪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切社会反常现象的起因就在于他们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宪章运动刚开始时，他们对于政权怎样被利用来造成他们的不利地位，在心中也许还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他们也许更弄不清，取得了那个政权以后可使他们用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那些社会措施的性质。社会穷困的起因就是工人协会力求解答的一个谜。他们会员证的下端印着下列引人注目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逃避自己分内的有益劳动，就会减少公共财富的积累，而把自己的重担压在别人的肩上。”

第二章

战役开始

作为宪章运动机构的工人协会一经组成，为实现宪章而进行 10 的比较公开的鼓动工作现在也就开始了。伦敦协会以有几个才能相当卓越的人物而自豪：其中有些是实际事务家，另一些是作家，第三类是讲坛上的演说家。最有能力的作家和实干家无疑的是威廉·洛维特。这位先生原籍康沃尔，出身于极其贫贱的阶层。青年时代，他离乡背井，徒步来到首都，几乎是身无分文。到达伦敦后的一段时期，他与贫困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全靠各种朝不保夕的工作来维持生计，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他设法学会了细木工人手艺，并在这个行业中造就了高度熟练的技术。作为一个劳动人民，他的地位不久就大大地改善了。洛维特是协会的秘书，可以毫不夸张说，他是这个团体的命脉与灵魂。他有清晰、高超的智力和卓越的办事能力，不论进行什么尝试，必定会圆满地实现；虽然不算演说家，但在实际事务方面，为运动所作的贡献却超过了那些比他更有口才的人。

但是，比协会所有领导人更能对各郡产生影响的，首推亨利·文森特。这个青年出生于伦敦；但自幼就迁到赫尔河上的金斯敦，在那个使戈登堡的名字永垂不朽的行业中充当学徒。童年时代，文森特对政治已经特别感兴趣。十三岁时，他在赫尔河上的金斯敦的公众集会上初次登上了政治舞台，无疑地使许多比较成熟的 11 政治家感到惊讶，从那时起，他不断致力于政治问题的研究，遇有机会，便就这些问题发表演说。

后来他迁回伦敦，当时加拿大的起义给他以发挥演说天才的机会。然而，不久以后他就注定要在更大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了。当宪章成为一个公开宣传鼓动的问题时，他被协会派为代表，到各郡去参加一系列的示威运动。那时他才二十五岁，正在精力旺盛的青年时代。就身材而言，他同他的助手洛维特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洛维特魁梧奇伟，而他却比中等身材还差一大截。但他风度翩翩，在台上更显得潇洒自如。凭他柔美圆润的嗓音、红润的脸色以及除偶尔露出怒容外的十分动人的表情，只要他当众露面，就会博得所有听众的倾心。在当代受人欢迎的演说家中，他的姿态也许是最潇洒、最优美的了。至于口才的流畅，他比得上所有的同辈演说家，没有什么人愿意在讲坛上和他媲美。他的罕见的模仿才能引得最严肃的听众也不禁哈哈大笑。他多才多艺，表情时而严肃，时而欢乐，变化交替，几乎能在十几分钟内扮演十几个不同的角色，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之一。对妇女们来说，他那清秀的体型、喜悦的眼光、无与伦比的模仿才能、炽热奔放的热情、音乐般的圆润声调，尤其重要的，为提高妇女地位所作的呼吁，使他成为一个人人喜爱的人物。民主派人士，不论男女，都把他看作英国民主政治的年轻的迪莫斯提尼^①。

这是对他的描写最诱人的一面；但为了逼真地写实起见，我们不当掩盖另一面。文森特有激发群众的一切才能；但要使群众奋发的情绪坚定下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种能力，这位风度优美的演说家却不具备。以他的禀性，要想激起群众的热情，使他们积极地投入行动，并不困难；但要作出周密的论断，却非他力所能及，因此，我们应当坦率地表明不要求他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而进行任何尝试。他有自知之明——这是一位社会活动家难能可贵的

^① 迪莫斯提尼 (Demosthenes, 公元前 384—322)，古希腊的雄辩家、爱国志士。——译者

天赋才能——因此能够机智而谨慎地支配自己的行动。他从不贸然踏入危险的论理领域；如果他这样做，他无疑地会同一切论理法则大相径庭。而且，他的雄辩术其实也不见得多么高明。当人们倾听他在讲坛上演讲时，他仿佛已经登峰造极；构成他的才能的要素，是他的态度、声调、姿势和激昂情绪，而不是他的议论。当然，为了表示对他公道，我们应当承认他偶尔也会说出一两句妙语，但这也只是偶尔而已。他能使听众深信他的演说自始至终是雄辩术的杰作；但是当他的演说一旦形诸笔墨，美妙的幻影立即消失，魅力顿时化为乌有，而神秘的吸引力也随之无影无踪。他好象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演说家。

这就是协会派去激发群众潜在力量的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受欢迎的演说家在同等条件下所作的努力能比他取得更辉煌的成就。不论他在哪里出现，他都会引起十分热烈的反应。这段时期，文森特过着欢乐、兴奋而又十分忙乱的生活。他的活动主要局限在英格兰中部、西部和威尔士南部。有时他冒险到北方去，在那里，这位风度优美的演说家并不显得十分出众。中部地区的北安普敦、莱斯特、诺丁汉、班伯里、考文垂和伯明翰；西部地区的切尔特南、巴思、特罗布里奇、布雷德福、布里斯托尔、埃奇河下游的伍顿、斯特劳德等地——这些都是他发挥雄辩演说才能的主要场所；而在其中某些地方所发生的影响，甚至一位王侯也会啧啧称羨。在威尔士人民中间，他慷慨激昂的演说唤起了每个人的由衷同情。当他描述劳动阶级水深火热的苦难时，他的动人心魄的语调把那个敏感的民族的热情煽成一股烈火，事后任何深思熟虑也无法使它缓和下来。作为一个鼓动家，他获得了如此出色的成就，以至在富有的阶层中，也有很多人完全出于好奇心，常来参加他的集会；他们一方面承认他的才能，另一方面却在诅咒他的原则，乞灵于迫害的手段来缩短他的政治生命。

正当伦敦协会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威尔士进行活动时，其他党派的组织工作也同样积极展开。政治性联盟成为一时风尚。在兰开夏、约克郡和柴郡的广大工业区，几乎没有一个城镇或村庄不能提出一份热心于民主政治人士的名册。就基础而言，这些区域的联盟和工人协会略有不同。如前所述，工人协会是不让所有非劳动人民对它的事务享有发言权的。姑且不论这项规则的用意何在，它所依据的是一个有害的原则——阶级排他主义，这种原则，任何一个阶级施加于另一阶级，都是不公道的。民主政治消除一切阶级差别，承认人就是人，而不问他的身外条件。然而，令人相当怀疑的是，确定上述规则的动机与其说为了提防上层阶级，不如说为了想把某些受其厌恶的人物排斥在会议以外，因为这些人物的声势是提倡上述规则的人们十分畏惧的。事实果若如此，那么再没有比他们所采择的途径更不明智的了。一个人属于上层阶级或中产阶阶，愿为贫民的事业进行鼓吹，却在他的道路上设下障碍，而又不能提出正当的理由，这就会被群众看作是一种变相的迫害，他们必将聚集在不公道行为的受害者的周围。各协会也许认为某些人的鼓吹会损害民主事业，但正当的途径是指出这些人的错误所在，而不应当违反平等原则，企图箝制他们的言论，因为这种平等原则正是他们自己用口用笔大事提倡的。

人们断定，排斥别人的这一条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个名望卓著、行为怪僻的费格斯·奥康纳。他在爱尔兰境内久已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同时在英格兰劳动阶级中间也正开始发生影响。他能夸耀自己是一个爱尔兰王族的后裔。这种自夸怎么会有助于使他受人尊敬，始终是一个谜，因为，毫无疑问，要是有人配称为胆小怕事的懦夫而被人们耻笑的话，所有读过爱尔兰历史的读者必然会坦率地承认，爱尔兰的历代国王都有那个特性，而奥康纳的祖先尤其如此。

1831年，费格斯·奥康纳在爱尔兰人民的面前初露头角。他的主要任务是使自由主义分子当选为下院议员。在联合王国境内，任何地方的竞选活动都不象爱尔兰那样以十分激烈的党派精神展开斗争。因此，每一方必须有极大的劲头，才能保证成功。奥康纳正好是一个适合于爱尔兰竞选斗争的人。拳击场上，谁也比不上这位竞选拳击家能够那么奋不顾身地使尽最大的气力，从人丛中打开一条出路；而且，他对盟友们的贡献还不仅限于他的拳脚。他以律师为业，又是一个具有中上辩才的爱尔兰人，他能在竞选坛上以相当大的说服力，为一位候选人的主张进行辩护。他就是以此为奥康内尔提供了必要的效劳，在一段时期内，赢得了奥康内尔的欢心和赏识。然而，倘若要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人长期处于互相取长补短的和睦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奥康纳在爱尔兰享有很高的声望，1833年被选为在科克郡的议员，就足以证明这点。奥康内尔，作为爱尔兰人民的领袖，势难容忍一个预料将会分割他的一部分势力的人，而奥康纳又不肯俯首贴耳地顺从一位上级。米尔顿借叛逆天使的口所说的话十分切合他的情况：“宁在地狱称霸，不在天堂称臣。”奥康纳在议会任议员期间，始终同他的领袖发生龃龉。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争端的症结所在大抵是由于奥康纳的言行比较一致。奥康内尔为了使他的党派取得地位和政权，时常不惜牺牲原则，迁就辉格党员。在这种策略方面，奥康纳从不附和那位大鼓动家，却一贯地设法破坏他的计划。这种行动终于使二人分道扬镳，永远不再携手合作。

奥康内尔这样抛弃了他以前的盟友，不啻把他当作一个礼品赠给了英格兰的激进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激进派中一部分人虽然不对奥康纳表示十分欢迎；但另一部分人却欣然接受了他的效劳。他曾在下院占有席位，但在上届选举后，他的席位已被议会委员会借口资格不合而加以撤销。这件事有助于他博得激进

派团体的好感。工业区是奥康纳所选定的阵地，希望在那里为自己争取一个优越的地位。对他那样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来说，这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于是，他走遍那些地区，足迹所至之处，通过他的努力，一个个新的政治联合会便建立起来了。一旦时机成熟，所有这些政治联合会便拥护宪章。

15 由于舆论日益赞同根本性的改革，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经过了一次改组。这个团体的名称是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它的执行委员会包括几名在社会上有权有势的成员，其首要人物是伯明翰自治市选区的议员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另外两位是芒茨兄弟，其中之一现已递补了阿特伍德先生为了安享悠闲岁月而退隐所遗留下来的职位。《伯明翰日报》的编辑道格拉斯先生也是一个积极分子。后来调任市参议会秘书的埃德蒙兹先生也予以赞助；但是该团体的主要代言人也许是约翰·柯林斯先生，一个工人。在宪章运动开创以前，该联合会已经同意有关提倡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和议会每年改选等方案；但当它看到舆论的浪潮开始趋向于更加彻底的改革时，它就轻易地顺势投入那股滚滚的洪流，正式表示拥护宪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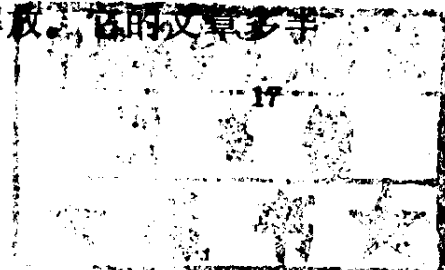
在巨大的改革运动中，诺森伯兰和达勒姆郡并不落后于南部的同胞。民众的思想多少已由奥古斯塔斯·博蒙特做好了准备。博蒙特是所有曾经登上公共讲坛的最勇敢、最坚定的激进分子之一。他时常对纽卡斯尔及其邻近地区的很多听众就当代一切主要问题发表演说。由于他所宣扬的十分激烈的主张符合正义，宪章是不可能不受欢迎的。人民倾向民主改革的热情无日不在高涨。这两个郡的激进分子组成了一个团体，命名为北方政治联合会，拥有几千名会员。其中大部分人属于生产阶级，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是社会的中层人士，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在卡莱尔，民主派分子也开始团结起来。当地的居民是全国最穷的人民

的一部分，他们以十分热烈的情绪，接受一项旨在提高劳动人民地位的运动。这个阶级拥有一些具有才干的领袖人物，他们愿意给当地人民指出努力的方向。

苏格兰开始显出十分活跃的局面。伯明翰政治联合会指派柯林斯前去探测激进派的意见，为此目的，他旅行了广泛的地区。在这次视察旅行中，他至少在二十所教堂内宣扬了政治主张，发现一切情况都合乎他的心愿。主要的政治家们仿佛已经做好实行改革的一切准备。细节方面的分歧意见已不再加以考虑了。和伯明翰 16 的同胞们一样，他们将一切次要问题丢在一边，愿意集中力量，结成一个整体。但是经过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以后，宪章联合会才以惊人的速度兴起；现在，大不列颠各方面的激进分子好象已结成一支强大的队伍，大家同心协力，决心实现他们寄予希望的伟大目标。

各种政治联合会的组织仅是实现一个伟大的民众运动所必需的机构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份机关报来强调他们的要求，或记载他们的活动，那么即使把人民集合起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激进派当前的急务是创办报刊，向公众提供有关共同事业各项问题的报道。

伦敦的工人协会已经有它的刊物。在规定对报纸征收四便士印花税的法律废止后，赫瑟林顿的《二便士快讯》改名为《伦敦快讯》，这个名称一直保持到停刊时止。它的编辑名叫博蒙特——大概是奥古斯塔斯·博蒙特的本家——他经营这份报纸，表现出相当的才干。这份报纸的各栏篇幅几乎全部报道政治改革，虽然有时也涉及一些社会疾苦问题。它的伟大目标是要把宪章制成法律，从而把其他一切问题置于次要地位。它的政策是所谓道义派的政策，否定用暴力来实行改革的一切概念。它经常竭力使读者们牢记，只有通过和平途径才能实现人民的政治解放。



含有温和的劝导语气，销路并不太广。这份报纸就是协会的机关报。另一份报纸在利兹自治市发行，名为《北极星报》。报馆老板是深得人望的费格斯·奥康纳，他已成为工业区职工们崇拜的偶像。从来没有一份报刊创办得比它更及时的了。他领会并反映了时代精神。但是，奥康纳所以能够顺利地创办《北极星报》，不仅依靠他本人的资财。他的朋友们认购的股份不少于八百镑，要是没有他们的及时援助，当时他是否敢于冒险一试，就难说了。这些朋友对该报的成功具有信心，而结果也证实了他们预测的合理，因为《北极星报》已迅速地跃居一切民主报刊的首位。它的编辑是威廉·

17 希尔牧师，其人文笔犀利机敏，只是人缘不算很好。该报如此受人重视的原因并不在于编辑部。两种情况有助于它在群众中博得好评。一是奥康纳的声望，这种声望主要归功于他拥有一份报刊，从而能把他的活动记载下来，并在报上十分显著的地位报道他的言论和实际行动。一是人们认为《北极星报》对运动作出了最完整的报道。国内任何地区举行集会，哪怕是在穷乡僻壤，也不会不在该报各栏中有所报道，并用华丽的词藻，来激起读者心中的兴趣，并使演讲者由于自己的名字在报上受到称赞而扬扬得意。即使他们以前从未登上讲坛，他们的演说也被说成是口若悬河，大逞雄辩，等等；并且受到有意吹捧，仿佛它们是适合在每日报刊专栏中发表的议会高谈阔论。这样，在远方的人看来，平凡庸碌之辈都成了富有政治智慧的预言家。读者不要误认为这些话是有意诽谤劳动阶级在这个伟大运动中所显示的真实才能：因为，不论那种才能如何言过其实，我们决不容许它遭到鄙视。

我们必须记住，大概在此以前，除了“统一工会”时期之外，工人阶级中即使文化较高的人也不大习惯于当众发表演说。讲坛一向几乎完全被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所霸占，很难想象，大半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劳动人民会在旦夕之间成为熟练的演说家。但是